

家親乾對一

著思鄭

編組藝文獻日長
行刊社版出書圖俗通漢武

產生更多的創作和評論

長沙日報文藝組

——「大衆文叢」編輯例言

爲着紀錄中南區人民的生活和鬥爭，我們編輯這套「大衆文叢」。

中南區人民有長期的革命鬥爭歷史，隨着解放戰爭的勝利，中南區廣大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展開了轟轟烈烈的生產建設工作，熱火朝天的羣衆翻身鬥爭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保衛人民祖國，擁護世界和平的運動。在人民羣衆中，到處存在着英雄人物和偉大事績，其熱烈、雄偉、動人之處，更無並例。這是中南區文藝工作者豐富的創作源泉，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我們熱誠的期待着產生更多更好的反映中南區工農兵鬥爭生活的作品。我們編輯「大衆文叢」，一方面爲着推廣這些作品，另一方面也希

望能起一點鼓勵新作品出世的作用。

我們主要的編選發表在長江日報『文藝』專刊上的作品，但是對於其他作品，只要是反映中南區人民生活，或推動工作、提高羣衆思想覺悟的作品，也極適當編選。所選作品的體裁，包括小說、詩歌、戲劇、通訊報告，說書詞以及其他。我們尤其歡迎用羣衆語言和中南區民間形式創作的作品。照例到出版的及應和讀者的方便，本叢書每冊中蒐集了同一體裁或同一主題的作品，約三萬字左右。

爲着發展和推動創作運動，需要加強文藝評論工作，尤其是具體、通俗的評論。我們希望『大眾文叢』中將能有相當數量這類的著作。

我們歡迎投稿！並歡迎讀者向本叢書推薦作品及提供意見。

目 錄

張金標的故事·····	一
一對乾親家·····	二四
祖輩的土地回到了老家·····	五八
寶貝鐲·····	六八

張金標的故事

一、張金標這個人

張金標這個人，成份是個貧農，家住在沙湖邊上，是在水上生長大的，面孔在太陽風霜裏磨得粗黑粗黑，從頭到腳，樣子打扮和一個普通的種田人全無兩樣，只是帶些船家佬的味道，性子隨和靈跳得很，一對眼珠子烏溜溜的，在他紅黑的面孔上閃着光亮，老遠就可以辨認得出來。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在江漢（註一）三分區做交通員，地點是沔東縣，那時候還在打游擊。

敵人有一個師插進來了，上級分配給我的任務，是要我和老李把一批款子送到司令部去。但這是一場萬米賽跑，我們得到的情報，是敵人在夜晚一時左右可能到達我們必須通過的水道口，那就是說我們一定得在敵人到達以

前，趕過那個小碼頭，然後再根據情況，選擇我們去司令部的道路。我們都是外路人，水道不熟悉，而時間已經是夜晚九點多了，我們接受了任務正在籌劃的時候，張金標來了。張金標的任務是：根據情況，選擇水道，把我們帶到司令部去，遇到了情況，要他負責地把款子和人都掩護起來，就地堅持，款子不能損失，因為那是人民的血汗。

張金標完全是個老百姓的打扮，頭上紮着一條舊毛巾，青布舊棉襖的大襟翻捲起來，用草索子紮在腰間，赤腳，草鞋，一對眼珠子在黑夜裏閃着光，他和我們握了手以後，就說：『同志們，去罷！』

我和老李問道：『船呢？』

『已經搞好了，包管不會出岔子，走！』張金標輕鬆地笑着，顯得十分老練，滿不在乎，他看我們老用眼睛盯着他，他就解釋着說：『同志，組織關係我可沒有，我的這顆心，是死心塌地交給革命了。我是本地人，湖裏河

裏我可以閉着眼睛摸，去罷。」

我們和老張上了船，河上刮着北風，十二月的天氣寒冷得很，逗水逗風，僱的船又是個小弓篷划子，船夫是個老頭兒，我和老李都有些遲疑，着急，嫌老張辦事毛糙，怕在半路上出岔子，但沒有說出口。

張金標却安然無事地坐在弓篷裏面，連聲催促着老闆開船。

船開了，老頭兒遲緩地打着兩頁槳，河水嘩啦地拍着船的悶頭，河上一片漆黑，不辨方向，大家都沒有出聲，張金標弓着腿子，扯着大襟蓋上他的赤腳，把下巴插進敞開的衣領裏，筒着手開始瞌睡起來。我和老李並排坐着，心裏正盤算着遇到了情況，如何對付。老李忽然拐了我一下，咬着我的耳朵說。『你看，這傢伙麻痺得很，我們得準備準備。』

我望了望老張，迷朦中只見他像一隻黑熊似地圈在那裏，我對他心裏也有些不滿意，却沒有表示意見。

船在河上搖蕩着，河水一波一浪地拍着悶頭，北風從弓篷外刮進來，像尖刀似地在削着耳朵，我把手藏在袖筒裏，不知不覺地昏沉着入睡了。

已經是夜半了，我們隱約聽得見兩岸的雞叫聲，張金標突然把我們推醒了說：『同志們，快了，還有七八里路，大家準備一下。』說完了，老張就爬到船尾，勸船老闆歇一歇，他自己掌着槳划起來，風雖然息了一些，但這隻小船就像捏在老張手裏似的，破開了河上的浪頭，往前直標起來。

大約一點鐘以後，老張突然說道：『狗禽的，情況像不對路。』緊接着，靠右手的河岸上，發出了叫聲：『什麼人？幹什麼的？靠攏來！』

張金標沒有做聲，他已經車着舵向岸邊在靠攏，一面把頭伸進艙來說：『你們在艙裏，先不要動。』

岸上見沒有回聲，正大聲吼叫着，嘩啦地推動着槍機：『幾條船，幹什麼的？不攏來開槍！』

我和老李已經抽出了駁壳槓，扳開了機頭。

張金標不慌不忙地划着漿，回答道：『一條船，裝的客商。』

『什麼客商？幾個人？』

『裝的鹽，船上兩個人。』

『快靠攏，快靠攏，開槍了！』

『來了，來了，風浪大得很。』

老張把船靠攏了岸，爬進艙裏低聲說：『不要緊，一個哨，我上去做那狗食的。』老張機靈地跳上岸去，我和老李也伏在閘頭上，緊握着我們的槍。

老張一面上着岸，一面說着：『來了，來了！』

岸上的聲音：『一個人上來，把手舉起來。』

老張的聲首：『老總，你是那一部分的。辛苦了，我的船小，帶的鹽不

多。」

岸上的聲音緩和了：「多少鹽？到那裏去的？」

老張的聲音也遠了：「幾百斤鹽，老總，我是上來送酒錢的！」

這時，我和老李已經跳上了岸，岸上突然沉寂了，待我和老李衝上去的時候，只見老張已經把那哨兵按在地上，用駁壳槍頂着他的腦門說：「投降不殺！你叫，老子就結果你。」他一邊說着，一邊就抓了一把泥巴，塞在那哨兵的嘴裏。待我們用繩子把那哨兵捆在樹上，拿起了繳獲的那條槍，張金標才低聲地問了情況，解下他的破頭巾紮住了哨兵的口，說道：「解放軍的船，你們這些倒饒隊（註二）也干涉得的？請你委屈一下，等一會有人來解放你。」

我們的船，很安全地通過了敵人的臨時卡子，依着老張安排的方向，我們拐進了排湖，風已平息，天色已經大明了。

我們讓老頭兒在船艙裏休息，我和老李坐在船頭上晒太陽，老張自己划着槳，老道地把槳把子推出腰窩，船就像輕巧的燕子似的，在碧清的湖水上一下一下直往前進。和暖的太陽照着老張快活的臉面，照着他那一對機靈眼睛，對於我們，他就像老戰友似的，顯得非常親貼。

「老張，你划船倒像一個老行家。」我說。

「嘿，別人喊我槳拐子，」老張笑着，一點也不誇耀地說：「好些老槳手搞得沒有我快！別人給我取個諺名叫跳蝦子，我是靠這行手藝養大的。」

「你幾時參軍的？」

「前年冬天，是我自己要來革命的！」他說。

「家裏呢？好過不好過？」

「好過個鬼！」張金標說：「一巴掌寬的祖業地，蓋上一間住了三輩人的爛草棚子，娘早死了，屋裏還有一個爹和一個老弟在財主家打長工。」

『你怎麼進的解放軍？』我問。

『我一小就愛和我爹使性子。爹要我下田，我却溜出去撒網扳蟹；爹要我挑谷子上地主的稞，我說要挑上集去換條黃牛；爹要我去打長工，我就溜到湖上去駕船，成個把月不落屋；爹急了，罵我跑碼頭野了心，張開翅膀飛得不落屋，罵我不是他娘養的野兒子；我說我爹一頭栽到別人的泥巴裏，一輩子都抽不出來，那有在河上賣工夫自在；爹急了，指着我的鼻樑罵道：『好雜種，你有本事，你就去起房子買田地，看你明日有本事塞得滿婆娘娃兒的嘴巴子。』我說人家老四那邊有田分，用不着買！爹氣了，說：『算老子養錯了你這個兒，看你明天革命革得乾魚落腦袋。』我說解放軍得民心，光打勝仗……爹說我不贏，氣得眼睛直翻……』

老張講着，逗得連船老闆也笑了。

『後來，』張金標繼續說：『倒罈清箱隊把百變事都搶光了，我們的破

茅屋也炸了把，爹去打長工，老弟去放牛，我就進了解放區，當上了這個革命交通員。

一路上，老張划着船，沿路哼着入伍前就學會的歌子：

老百姓，恨的是頑軍。

要翻身，去當新四軍。

不打又不罵，

官兵講平等，

唉喲喲，好話對你說分明……

三天以後，我們順利地達到了司令部，并且向上級報告了張金標的功勞，上級表揚了他。

二、任 務

有一回，我帶着上級交下的任務，穿過所謂「真空地帶」，到敵人控制着的一個鄉碼頭去。在那個鄉碼頭上，我待了三天。

那是一個早晨，小街上擠滿了趕集的農民，有挑棉花的，有賣線子的，有成羣的魚担子歇在街上吵鬧着。在那一羣魚担子裏，有一個倒鱗隊的採買在和一個魚販子爭吵着，那個魚販子的眼睛，在人羣裏顯得特別精靈清亮，待我仔細一看，果然是張金標，他混在那羣漁民裏，稱秤、講價錢、爭斤兩……同任何賣魚的完全沒有兩樣，除了他那對閃閃的眼光以外，我已幾乎完全辨認他不出來。

老張一看見我，就用他那粗大的還貼着幾片魚鱗的手一把抓住了我，親熱的說：『走，茶館裏喝盅茶去！』

『你的生意呢？』我望着他的魚担子。

『不打緊，有人照顧……』他車過身去，用他的另一隻手抓住一個人的

肩背說：『伙計，替我照顧一下生意，賣不動，就替我搞轉去。』

說了，他就緊緊地捏着我的手，好像怕我跑了似的，把我拖進一間小茶館去。

『老張，你怎麼搞到這裏來了？』我問他。

『那你怎麼來了的呢？』他反問我。

『我有事情。』我低聲向他說。

『我也有任務！』老張把嘴巴一蹙，咬着我的耳朵說，說了就眯着那對眼睛，哈哈地大笑起來。我見他碰着我太興奮，怕引起別人注意，就用腳碰了他一下，他這才喊道：『老闆搞盤瓜子來。』就一面噙着瓜子，一面和我大聲地談起他的賣魚經來。

他的賣魚經談得什麼人也不注意了，才扯上正路說：『伙計，同我下湖裏去販幾條豬子回家。』

「販豬子？」我不懂他的意思。

「對！這是一筆好買賣，一定同我去！」他的精力老是強旺得很，完全沒有考慮到我的同意，說得那癮肯定。

我雖然沒有搞清事情的底細，但我相信老張，我確實愛上了這個戰友：愛他那混身潛着的一把活力，愛他那爽直明朗的性格，愛他的一切靈活的動作，特別是愛上他那一對閃光的湖水一樣的眼睛……我盤算了一下，我所要做的事情已大致完成，就一口答應他了。

吃過晚飯以後，我來到事先約好了的河灘邊，老張已經先到了，我們上了船，這是一隻船家們一眼就認識的鮮魚划子，上面也是一張小弓篷。照着老張的吩咐，我算上一個行商，坐在船頭上；他自己在船尾，勻稱地划着兩片槳。

「怎麼一回事呵，老張！我還坐在鼓裏呀！」

「莫忙，老哥！」老張笑着說。「等一會你就全明白了！我和你扮的是一場戲，這場戲演成功了，對革命有好處，那也是對這一帶的老百姓有好處。」

「演不成功呢？」我問他。

「唉，老哥，不成功？革命那會有不成功的？是革命工作，就一定成功！」老張的語氣顯得這樣爽朗，堅定，在他的眼睛裏，天下好像沒有任何難事情。

我們一路說笑着，天已經晚了，太陽落在開敞的湖邊上，西邊的天空一片霞光，湖水在霞光裏金閃閃的，野鴨成羣地在湖上飛行，老張下勁地划着槳，船兒就像一隻箭似的，在稀薄的夜霧裏飛行。

「這場戲就要開鑼了，你先不要做聲，由我來，我來釣魚，你是我的魚引子……」他見我完全由他安排了，他快活得直笑。